

殷夫关于戏剧运动的一篇佚文

■杨新宇

署名白莽的《剧运的一个幼稚闯入者——一九二九剧团》，刊登在1929年5月29日的上海《民国日报·青白之园》副刊上。白莽是殷夫曾用过的笔名，这篇文章笔者早已见过，但从未留意，因为不相信“左联五烈士”之一的殷夫会在这样一个副刊上发表文章。《青白之园》是“从事于革命文艺”的“青白社”所办，当然，这“革命文艺”是国民党当局所谓的“革命文艺”，而“1929年5月，当时殷夫已经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”。（陈漱渝《殷夫研究三题》，《鲁迅研究月刊》2010年第七期。）近期，因查阅《民国日报·闲话·戏剧周刊》上的话剧史料，恰好《青白之园》与《闲话·戏剧周刊》皆在星期三出版，笔者再次看到这篇文章。这次我忽然福至心灵，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，最后判断这篇文章的作者的确是殷夫。

殷夫的代表作《孩儿塔》，其中有一句“北欧的悲雾永久地笼罩”，颇不好理解，而《剧运的一个幼稚闯入者》中恰有“笼罩着沉重的北欧气氛的北市”这样的字句，正好给《孩儿塔》作了个注；《孩儿塔》中还有一句“发扬你们没字的歌唱”，而《剧运的一个幼稚闯入者》则号召“有热情的青年同志，合唱没字的歌”，这两处相似当是有力的证明。

这篇文章的价值，首先是提供了一篇优美的诗一般的散文，第一段相当优美，第四段也非常精彩，连作者自己也在文中说“我在写一篇散文诗了”。殷夫本身是个诗人，但他牺牲时才21岁，短暂人生留下的作品很少，并且后期的作品已完全转向。正如研究者所说：“一提起左翼文学，人们的普遍印象是充满了口号、喊叫、说教、概念，激情有余而高蹈空洞，缺乏应有的艺术性，风格也大



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；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”，裴多菲的这首诗正是殷夫翻译的。

致雷同。在处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上，左翼文学作家坚定地将军命放在首位，艺术只是服务于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武器，因此审美意识常常被革命激情所取代，缺乏精心的艺术营造，大多粗糙简陋，尤其是过分强调文学的功利性一面。由于受到普罗文学的影响，殷夫的一些‘红色鼓动诗’也存在类似的通病。”（李松岳《论殷夫诗歌的精神特质》，《文学评论》2012年第四期。）而《剧运的一个幼稚闯入者》则是一个难得的细腻的文本。

其次，该文也可以深化我们对于殷夫《孩儿塔》一诗的理解，《孩儿塔》虽情调低沉，但“孩儿塔”是一种象征，喻示了年轻生命被无情摧毁，但幽灵“没字的歌唱”仍在煽动黑暗中的反抗。此外，该文还为殷夫的人生历程提供了新的信息，但遗憾的是，目前尚未查到有关“一九二九剧团”的任何资料，王艾村编撰的《殷夫年谱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）也没有提及他参加过戏剧运动。

附：
剧运的一个幼稚闯入者
——一九二九剧团

我提笔的当儿，正是一个首夏的夜晚，从窗间偷进一些轻微的凉风，送来一片悲沉凄毅的远地苗（笛）声；天空上缓缓地纠缠着春烟样的云，散发般的烟；月亮似乎是深葬在这层叠的险衣里，透不出她水银似的光辉来，云隙中间或漏出几粒星星，可是收敛着光，像一个历尽世故的老人的双睛一样，又庄严，又迟板地钉（盯）视着我，唉，我怎末有些矇眛，有些沉闷哟？心里是一种不可捉摸的迷惘和抑压呵，我幻想：即使月亮还不出吧，若也闪出一颗星呢，一颗较有青春的活力的星呢？她的光若是会像带泪的蛛网凄风中似的颤动着呢？她的跳舞若是会像一个天真的姑娘似的步武呢？那我想我首先要透口气，我感着她光的锐尖了！我的心业要白杨似的萧骚起来，我泪腺会沟通起来，我记忆的，憧憬的键盘会跳跃起来，我怅望着

未来的，光明的壁等着他去碰，并且又有傲慢敌视的眼光向他钉（盯）视，或甚至有黑暗的云雾会向他择磨，但依然有获得朋友的信心，战取一切的赤忱，他或许终也会找到他应有的规道吧？

我在写一篇散文诗了，我得讲我们的剧团哟！一九二九剧团是由几个流浪的青年组织起来的，假使他像个孩子，那末这是一个身体孱弱，性子急躁

（躁）的孩子，叫算命先生来说，他的命一定是非常“硬”的，为什么那末硬呢？说来也有来历，原来他的父母，没有一个是留过学的，没有一个是戴“作家”的高帽的，没有一个是偶像般给人崇拜的，也没有一个曾在袋里响过大拉斯的，——他们有的是贫穷和热情，仅仅是贫穷和热情！以这两件金属铸成的合金，硬是必然的，他们的儿子自然也乘着这个遗传的特性了。所以他孱弱的身上，却配着一颗粗野的心脏。虽然在他哺乳的时代，他不能或不愿用清楚的口齿说出他内心的要求来，但你若看看他的名字，不是也以（已）窥见验他野性的一至（面）吗？一九二九，这简单粗硬的几笔，或许是暗示他也要执着时代的舷边，“世界底。”地进行去吧？

他的生地是在笼罩着沉重的北欧气氛的北市，但在这里他经过了几回碰壁的奋斗之后，他的胆是壮起来了：他要成为一颗游星，用他不十分健稳的步伐走入大世界去，虽他知道在别处也有

现在的剧运圈子里，他不能不算是一个幼小粗莽的闯入者。但若让我以第三者的口气说！则我们为什么不让他闯入呢？静谧的林宥中的微风，平滑的湖面的涟漪，或是夏夜梦境中突叫的夜莺，空山渺茫中的叮叮伐木之声，不都是诗的灵感的激励，一种令人喜欢的慰藉吗？艺术是公众的花园，谁都可以来遛息，徜徉，或培栽，耘耨的，我们应该欢迎闯入者！我们当他是小孩子，是颗嫩蓓蕾，只要没有天灾或暴风，他或许终于会给我们一曲天真的没字歌，或一朵闪光的鲜艳吧？又譬如这个黄昏，天上没有月亮，只纠缠着云和烟，只闪烁着几点迟板，老练，而缺少青春的活力的星，谁又能禁止我希望有颗发颤光，能活跃的星的出现呢？我们当然不能拿来比拟月亮的光明，但我不是说过，她的光的尖锐总会使我们感激的，因为我们需要的活动和热情呵！

“一九二九剧团”是平凡，幼稚的。它既没有名人或“作家”的参加，又没有资本家，老少爷的援助。它只想集合所有的平凡，幼稚，无名，而有热情的青年同志，合唱没字的歌，表白表白幼稚的悲欢哀乐；呢喃些那严整傲慢高坐大殿的人所不能或不了解的话，诉说我们真挚的憧憬……愿一切的平凡，幼稚，无名而有热情的青年都来参加“一九二九”哟！将来——

住笔了，汽笛尖叫着，末班列车开过屋边去了，明天见！

一九二九，五，二十夜于一九二九剧团

一张沈从文旧字条背后的故事

■王道

偶然翻阅苏州九如巷张家自办的《水》杂志时，发现了一张书法字条。字条上，字体秀逸，斯文雅致，便埋头多注视了一会。看完心里不禁窃喜，这是作家沈从文亲笔书写的一张字条，章草依旧，却是更为认真的笔法。

这张字条上写的是一段碑文，撰碑文人为吴中耆老张一麀。张早期曾做过袁世凯的机要秘书，后担任过徐世昌时期的教育总长，再后来退隐故里苏州，与李根源交好，一起做了不少保护地方文化的好事。张一麀精于诗文，著有《心太平室诗文集》《古红梅阁别集》，在苏州地方常常受邀担任教育方面的顾问或董事，当时张冀牖（沈从文的岳父）在苏州创办的乐益女子中学就聘请张一麀为校董。在乐益女校创立15周年之际，张一麀撰写了纪念碑文如下：

乐益女子中学十五周年纪念碑

合肥张君冀牖，为督部靖达公之孙，余同年生葛卿观察之子。侨苏日久，斥巨资建女子中学。题曰“乐益”。靖达襄抚苏，有遗爱，冀牖克竟厥施，会薄君公雷校长，学风茂美。适十五周。余忝董校事，乐为记之，俾乡人矜式。

民国二十四年冬张一麀并书

碑文中提及的“靖达公”，即淮军将领张树声，同治年间他在苏州就任江苏巡抚，在任期间重建沧浪亭和修复紫阳书院，并疏浚太湖水利工程，留下了很好的名声。张冀牖是张树声的长孙，是文中提到的张葛卿之子。张葛卿为川东道，善于处理涉外教案，并主持重庆开埠，后在任上病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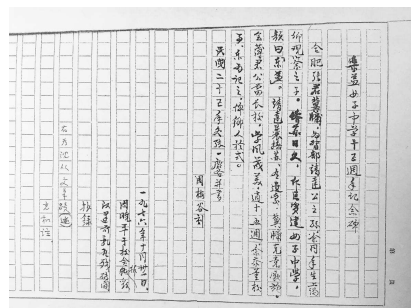
张一麀说他与张葛卿同年，想必都是

出生于1868年。碑文上所称乐益女中15周年，即从1921年始创算起，当时张冀牖并不担任教职，校长也是从校外高薪聘请，当时聘请的校长是薄公雷。

这张纸条上写着“周梅谷刻”，即刻碑人姓名。周梅谷是苏州有名的篆刻家，不少文人雅士都喜欢请他治印。周梅谷是刻碑名手，江苏一些园林碑刻就是出自他手。纸条上还有一行备注：“一九七六年十月卅一日周晓平于校舍拆毁改建前乱瓦残砖间抄录。”

也就是说这块碑从1935年刻成树立后，到1976年拆房子时被弃废墟中。听张家后人说，当时政府要改建房子，一夜之间就拆光了。周晓平是语言学家周有光与张家次女允和之子，曾在苏州外公家读书多年，后成为中科院气象学家。

至此可知，沈从文是抄录周晓平的小



文。字条上还有一行硬笔注解：“右为沈从文笔蹟（迹）充和注”。充和，即张家四女张充和，以书法和昆曲著称，曾在耶鲁大学执教多年。

苏州乐益女中后在公私合营中被合并，现在苏州市一中校庆时还会提及这所培养过不少人才的名校。当初舍财办校的张冀牖先生于1938年在合肥老家病逝。随着2015年6月18日张充和在美国去世，至此这张旧字条上的几位人物全都不在人世了。

问起这块纪念碑如今何在？张家后人指了指房子下面说，最近听说要重建房屋了，期待在施工的时候能找到这块碑。